

■ 热点关注

中国古诗词在综艺档再现“流行体质”

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落幕好多天了,可还是听到不少热议。据说热播期间收视数据仅次于《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第四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决赛再次证明了它播一季火一季的“流行体质”。

在“总决赛上,四朝元老”陈更迎战两期擂主孙晓婧,一个是北京大学一般力学与力学基础专业博士生,研究机器人;一个来自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日常“望星空”。从主持人到观众,形容这场决赛为“神仙打架”。乍一看,两位工科博士生的所学专业都与诗词相去甚远,但她们爱诗、读诗、用诗的模样,恰是诗词“活”在今天、“浸”入生活的上佳例证。

听听亚军孙晓婧的参赛感言,“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个中高志、淡泊心,在今天快节奏、碎片化甚至有时充斥功利心的阅读语境里,尤显珍贵。

《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落幕,它之所以一季更比一季火,无非说透了一些本质——今天的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诗心不分文理,本质是体现人类文明的爱美向善之心

理工科学霸多了——这是观众对第四季最直观的印象之一。一个通常被认为文科生会更胜一筹的领域,却成了理工生的“神仙打架”。冠军之外,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师、导弹工艺员、核电站高级操作员、海洋采油工程师等,百人团里卧虎藏龙。

是理科生成绩更优秀、心理素质更强?这绝对是个误解。单以第四季节目为例,理工生冒尖的不少,拥有文史哲背景的一样可观,而源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更不胜枚举,他们共同补充了诗词的“人际圈”。参赛选手最小的5岁,最大的71岁,遍布33个行业。他们中,有把业余时间都交付诗词的猪肉生鲜售货员,有在飞行途中传播诗词美的川航副机长,有平均每天爬56层楼用诗词自我鼓劲的自来水抄表员,加之第三季冠军“外卖小哥”雷海为,当生动的人从一个个与诗词无关的行业走来,与其说这是理科生的主场,莫如看成,它是一幅当代中国爱诗人的小小群像图。

节目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告诉记者:“从《诗经》《楚辞》的时代开始,诗词就并非‘有用’的代名词。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咏歌之’,从古至今,除了唐朝有很短的一个时期曾以诗作为进士科目考题,其余时间诗仅仅是雅言。”在她看来,诗词之雅在名利场上是“无用”的,但于涵养人心,却是“堪当大用”的。

所谓“诗心”,本质上是“体现人类文明的爱美向善之心”;诗心被唤醒,本质上验证了诗词能启发人类情感、心智,丰富人们对世界感知的能力。

读懂了这层真谛,就不难理解孙晓婧

的诗词之路。这位山东姑娘幼时跟父亲读“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诗词拓展了她的想象,打开了她宇宙概念的启蒙;长大后,她决心用一生来仰望星空,在夜空里寻找“鹧鸪天”和“鹤桥仙”。读懂了诗心的真谛,更能理解俄罗斯小伙子为何迷上了中国诗词。大卫在节目里有妙解:“过去我见到月亮,会把它比作奶酪,而现在脑海里会浮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诗词不止于文字之光,更折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谱

从节目制作的角度看,这一季的关键词在于“创新”。增设“绝地反击”环节,在“飞花令”基础上再加“超级飞花令”,这些都是增添节目“好看指数”的有效手段。而在视听应用题里融入古画、民乐等元素,则让诗词变得多元立体起来。能为源源不断的创新力续航,诗词所承载的丰富内涵,功不可没。

第四季冠军陈更特别留意到:“74岁高龄的嘉宾王立群老师每次都写了特别的发言稿,恨不能一个问题分为十个方面来阐述。”这当然是学者严谨细致的工作方式,更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诗词不止于文字之光,它本质上折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光谱。

观众们发现,许多经典诗词在四季节目中反复出现,但嘉宾们的解读常说常新。比如这一季的新晋导师杨雨教授曾在一次视听题中,普及了琵琶的“冷知识”。那道题的题面是乐曲《紫竹调》,要求选手辨认出形容这一乐器的诗词。“大珠小珠落玉盘”录入初中课本,可谓尽人皆知。而杨雨绕开《琵琶行》的背景,聊到了“琵琶”本名“批把”,在“欲饮琵琶马上催”的时代,它还是种直把横弹的乐器;到唐宋年间,我们今天熟知的曲项琵琶才开始盛行,也就有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画面感。又比如李白的《将进酒》名句妇孺皆知,但嘉宾告诉观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并非原文,敦煌发现的残卷《惜樽空》本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千金散尽还复来”。再如“荆轲刺秦王”的典故大众都不陌生,嘉宾点评时不聊诗词,而是从题面东汉画像石切入。而同样以“黄鹤楼”作诗,毛泽东诗词与李白或崔颢笔下的名篇相比,有着独特气质,“那是革命家心中的黄鹤楼,是中国历史命运巨大转折点上的黄鹤楼”。

足见,诗词本身包罗万象,文学、音乐、历史、艺术、建筑等N个角度,都是它的“打开方式”。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比喻:“诗词简直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传承密钥。”

王彦

■ 重磅阅读

徐怀中与《牵风记》



今年90岁的徐怀中,因为长篇小说《牵风记》,入选201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牵风记》以解放战争中挺进大别山战略行动为背景。1945年参加八路军的徐怀中は挺进大别山的亲历者。“我对这次战略行动太熟悉了,从头到尾,我们怎么过黄河,怎么渡过黄泛区,怎么突破一道一道的关卡,直到过了淮河,上了大别山,都是我一步一步走过的。到了大别山后又经历了重重险恶,敌人的扫荡,大火烧山等,直到我们开辟根据地,站住了脚。”

十数万大军作战略跃进数百公里,是一次悲壮历程。唯其悲壮,才足以构成战争交响乐极富华采的一章。唯其悲壮,才愈加值得大书特书。1962年徐怀中国在解放军报当记者的时候,请了一个创作假,在西山八大处闷头创作,以纪实的笔法写出了约20万字的初稿。后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小说未及完成出版便被烧毁了。

书稿烧毁固然可惜,但新时期以来文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他感觉到从前创作有其局限性,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再想到烧毁了的手稿便觉毫不足惜。“我必须从零公里起步,再度开发自己。”从2014年开始,他投入重写50余年前的未竟之作,经过不断修改润色,到2018年终于写完。这是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艰难蜕变,他称:“我的小纸船在‘曲水迷宫’里绕来绕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才找到了出口。”

小说结尾处以浪漫笔法处理汪可逾生命的流逝,她的遗体与一株老银杏树融为一体,让人感到,这种消逝其实又是回归。该人物的性格命运寄托着徐怀中对生命本身的理解——“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会逐渐平展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纸。人,一生一世的全过程,亦应作如是观。”徐怀中心客厅墙上还挂有一幅他请朋友抄写的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他坦言,老子返璞归真的思想渗透进了这部创作。“我觉得人类的前景就在于返回,回到原点,回到人类最初的时候,虽只有最简单的物质条件,但是有很纯洁的内心。”

人如松柏岁常新。不久前《牵风记》新书发布会上,徐老坐在轮椅上进入会场,他的眼神中饱含思忆,看着在场的年轻人,他说:“好像我是过了很久,从哪儿回到了这儿似的。看到你们,我才知道自己原来这么老了!”打开《牵风记》,却是潇洒跳脱的语言,不见丝毫老态。

饶翔

青少年与阅读科幻作品

今年春节档,国产科幻影片《流浪地球》实力圈粉,点燃了青少年学生对阅读科幻作品的热情。

关于青少年阅读科幻作品的必要性和最佳时机,国际上曾有过不少讨论。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就曾直言:“儿童应该尽早阅读科幻作品,在9岁或10岁,不能晚于11岁。”《流浪地球》作者刘慈欣曾公开表示,他是在儿时的科幻阅读体验中逐渐走上了科幻写作之路,他认为,好的科幻就是“在看完之后你做了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走出家门,长

久地仰望星空。”乔布斯、埃隆·马斯克等科技大佬也曾经承认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科幻迷。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科幻在国内被视为科普读物的子类。在严肃性、科学性和想象力、文学性的拉扯中,中外科幻作品呈现出不少差异,比如想象力拓展程度的差异、可读性的差异等。

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安琦认为,科幻作品不是“追求正确”的科普作品,它是科学基础、科学想象、人文思考三者综合

的产物,它对孩子们想象力、创造力的启迪以及作品呈现出的对科学真理的探索精神,是其他题材难以替代的。

他至今还记得幼年时阅读作家叶永烈的科幻小说《飞向冥王星》时内心深处那种深深的震撼。在这次观看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过程中,这种震撼再次光临。“我是搞工程的,所以我知道32万吨燃料不可能产生5000公里的爆炸效果,但当空间站义无反顾地飞向木星时,我想到了一句诗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即便是这类作

品中的科学“硬伤”,也值得玩味,值得和孩子们讨论,它展现出了人类面对末日危机时的巨大勇气,让我们知道太阳不是永恒的,人类的命运是未知的,但人类可以有更大的科学作为。

“科幻作品需要以真实的科学认知为前提,但它又是超前的,其中蕴含的巨大想象力会让一个懵懂的孩子产生对未知宇宙的向往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思考,这些浪漫的想象比教科书上干巴巴的理论更吸引人。”安琦这样说。

朱颖婕